翠袖乾坤

「四」是幸福數字

連盈慧

大機構四十四周年紀念，不提「四」字，而說邁進四十五年；一百零四歲老人家大壽，同樣「四」字不提，說是進入一百零五歲，那麼技巧，那麼曖昧，那麼拐彎抹角，公關也夠心細如塵了，想是為了當事的孝子賢孫對數字有所忌諱，才費盡心思逢四進一吧。

好好的「四」字就這樣硬給抹黑了，迷信到這田地，可真是從未有過的大笑話，希望這個遊戲不要成為潮流，害熒光幕前的無知粉絲跟風八卦，今後逢「四」不敢做壽，那些老四不見人，只說我是老三的弟弟，老五的哥哥；四哥四妹擇偶，不要從此無人問詢。（說笑而已）

說來都是十多年前，捲起崇日狂風作的怪，香港的哈日幫，除了哈日本偶像、哈日本時裝名牌、哈日本壽司牛肉，就連日式迷信都一併接收過來；因為日文「四」「死」同音，日人迷信還可了解，總不能連我們的「四」，也強扯在一起。

其實我們的四，從古到今，都有吉祥含意，「大四喜」、「四代同堂」固然是美好祝福，「四平八穩」何等不俗，飽學之士更巴不得「四遠馳名」，「四通八達」更是一帆風順好意頭，大商家新春對聯，總離不了那句「生意興隆通四海」；別以為三三不盡六六無窮就好，四四一十六就挺不賴，那把十六兩市秤，二四六八十便比十進制靈活齊頭好計算。香港人迷信「八」，甚麼都講求八八八，一味不談四，試問「四」不通，如何達「八」？

瑤族最老人瑞壽星羅美珍，去月十二號便輕輕鬆鬆活滿一百二十六歲，她這一生，從四歲開始，就平平安安度過十三個「四」字生辰，如果對「四」敏感，豈不是每隔十年就有一次生日不開心。

中國人一向視四字為吉祥，便應摒除心理障礙，好好回復原意，為那個「四」字平反，三到四到五／十三十四到十五／二十三……步步暢順，這才不致阻頭阻勢。

海闊天空

玄機真宰

蘇狄嘉

我們的年度期盼——與蔡老師一年一度的年終約會，終於到了。收到電話邀約，二話不說，未知時間地點，已搶着說「一定到、準時見」，就怕說遲了，會被褫奪了出席機會。

席上蔡老師除親口縷述，還周到地把他親自撰寫、對壬辰龍年的流年批算心得——「玄機真宰」複印分發，囑各人參詳真箇。得此寶貴心得，徵得蔡老師首肯，現抄錄主要部分與諸君共享：

展望二零一二年，陽曆元旦當天值「歲破日」，農曆壬辰年之正月初一值「月破日」，正月十三之「立春節」、即年與年之轉接日，亦屬「月破日」，由是而觀，壬辰年之沖動頗多，自然災害、經濟危機、人事紛爭，都會構成社會之不安定，不過，縱觀全年各月之節令，除農曆九月與十二月，略帶有「破」之意味外，其餘各月尚屬平穩；且值「雙春兼閏月」之年，一般以好時年譽之，所以大致而言，流年雖有瑕疵，但相信影響不至於太大。

地運方面，壬辰年大利「東、西、北」三方；但三殺在南方，衰地也；五黃在巽方，病地也；歲破在戌方，敗地也；「吉凶晦咎主乎動」——若不動凶方，氣運便屬祥和，因此在壬辰年內，對「辰、巽、巳、丙、午、丁、未、戌」八個方位，宜靜不宜動；若急欲營修，便須避開凶方，改從「正東、正西、正北」諸有利之方位啟動工程，之後才順延至其他不利方位上，如此便可達致趨吉避凶之旨矣。

蔡老師說，「天時地利人和，各有其命，天命最難掌控，但若能洞察其中一二，知所趨避，以之作為進退規劃，相信必有些許幫助。」

琴台客聚

濫殺無辜

韋基舜

「美髯公」朱仝拒絕「插翅虎」雷橫相邀上山入夥，責雷橫陷他於不義，「智多星」吳用見此，連忙打圓場，說道：「既然都頭不肯去時，我們自告退，相辭了去休。」

吳用早有預謀，若朱仝不肯上山入夥，便另施別計，但為安穩住朱仝，乃故出此大方之言，可見這個軍師何等狡猾。

話說朱仝、雷橫、吳用三人返回橋邊，卻不見了小衙內，朱仝不由得叫苦起來。

我上回已講過，一個四歲小孩，仍未定性，平時攜同出街亦須寸步不離，何況在水陸堂放生池邊，看放河燈，閑雜人多，更不應讓一個四歲小孩獨處，雖因雷橫的出現，令他亂了方寸，但身為節級，竟如此粗心大意，實在不應如此。

失了小衙內，朱仝在附近遍尋不獲，心急如焚。

此時，雷橫叫朱仝無須再尋找，說道可能是自己帶來的兩個「伴當」（拍檔）聽到朱仝不肯上山入夥，便抱走小衙內，「我們一同去尋」。朱仝聞言，道：兄弟，「不是要處」（唔好搵啲咁嘅嘢玩），小衙內乃知府命根，如果小衙內有些好歹，「知府相公的性命也便休了」。

雷橫連忙安撫朱仝，「哥哥且跟我來」，三人乃離開地藏廟，逕出城外。

小衙內本在城內地藏廟附近橋邊玩耍，如今尋人竟尋出城外，事有蹊蹺，朱仝乃問雷橫，他的伴當到底抱了小衙內到甚麼地方？雷橫說是到了自己落腳的地方，「包還你小衙內」。此時，吳用插嘴說，這兩個伴當做事沒有主意，可能把小衙內抱去一行人落腳的地方。

自從雷橫、吳用出現，小衙內失踪，朱仝到處尋找，一直以來也沒有說出雷、吳二人的伴當是誰？這是施耐庵在《水滸傳》中慣用的手法，逐步把看書人帶入故事高潮才揭盅，引人入勝。

朱仝追問雷橫這兩個伴當是誰？「插翅虎」卻扮懵，說道：「我也不認得，只聽聞叫做『黑旋風』。」

朋友之道，貴乎相知及一個「義」字。今雷橫使詐對待曾捨命相救的朱仝，何「義」之有，觀微見著，梁山泊山寨聚的是甚麼「義」！

且說朱仝聞言，失驚道：「莫非是江州殺人的李逵麼？」吳用道：「便是此人。」朱仝聽了跺腳叫苦，慌忙趕路。

何以朱仝如此驚惶失措，只因「黑旋風」嗜殺，道上聞風喪膽。如今小衙內落在此人手上，一旦有甚麼三長兩短，如何向知府交代。

朱仝三人趕了二十里路，但見李逵站在前面叫道：「我在這裡。」

朱仝連忙趨前追問黑鐵牛：把小衙內抱到何處？

李逵說道：「被我拿些麻藥抹在口裡，直抱出城，如今睡在林子裡，你自請去看。」

朱仝乘着月色入林尋找，看見小衙內倒在地上，朱仝趨前伸手扶時，只見小衙內頭顱劈做兩半個，已死在那裡。

稚子無辜，慘遭劈殺，只為吳用要賺朱仝上山入夥，如此行徑，千夫所指，天理何在！

（細說水滸．二六八）

百家廊

伊芙的新春天

林婉

接到伊芙的婚禮請帖時，我簡直有點難以置信。想不到兩年不見，我的這位年近花甲離婚多年，早做了奶奶的「閨蜜」要當新娘子了！

一想到她，我便彷彿看見地面上滾過來一朵大雲團——她的身材肥胖卻不失靈活，一張白圓臉上刻着細細的皺紋，笑得紅紅的鼻頭旁點點雀斑像開了花，張開雙臂向我迎來。

我和她在做慈善義工時相識。我們常邊做事邊聊天。她性格熱情似火，單純直率像個大女孩。我倆漸漸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，這才知道她其實是個歷經磨難的苦命女人。

一次，在她那陳設簡陋的家裡，她跟我訴說了她命運的故事。她年輕時和她深愛的男人結了婚，生下三個子女，生活快樂又充實。

卻不料在第三個孩子出生後，丈夫突然離家出走，從此杳無音信。她受此打擊，大病一場，丟了工作，只能靠領取政府的福利，獨自將三個兒子撫養成人。

「往事真是不堪回首！」她說：「你想，你多年深愛着的，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的男人，你的三個孩子的父親，突然留下一封短信，說家庭責任像個牢籠，令他難以喘息，所以他走了，去美洲尋找他自己的自由和幸福去了，從此便消失得無影無蹤。當時你感覺天塌了地崩了，你被全世界拋棄了，活着失去了任何意義，心裡除了疼痛還是疼痛。」

她說，她承受不了這打擊，一度患上精神抑鬱症，後來數病齊發，進醫院，做手術，九死一生……是親人和信仰幫助她走出了生命的黑洞，重新拾起生活的勇氣。如今，兩個兒子已經成家立業，小兒子也開始工作了。她雖然仍疾病纏身，卻幫着照看孫兒們，還定期去做慈善義工，幫助那些身陷苦境的人們。

「我發現，人活着必須幫助別人，這樣才會快樂。」她說。

我對她的身體表示擔憂，她卻笑：「你別擔心，疾病和貧窮都打不到我。我現在活得很好。來，給你看一個東西！」說着從書桌裡拿出一個精美的筆記本遞給我。

我翻開一看，原來是一本詩稿，裡面一頁頁，一首首，全是工整漂亮的英文圓體書法謄寫的原創詩詞。她動情地唸給我聽——抑揚的音韻悅耳動聽，詩句文字優美，意境悠遠，有她對愛情和生活的渴望和讚頌，有對天地大自然的深情詠歎，更多的是對人生意義的詰問和思索。

我見她寫了不少愛情詩，便揶揄地壞笑着對她說：「啊呀，看來你的心還很青春嘛。經歷了這一切後，你還相信愛情嗎？」

她笑得一臉皺紋，露出一顆尖尖的破牙：「當然相信！為甚麼不？」說着望望我，調皮地眨眨眼，說：「我還年輕着呢。我相信我一定會找到我的真愛，一定會！」

她還不曾放棄對愛情的渴望和追求的信心！這在我看來似乎有點不可思議。雖然她是個德才兼備又可愛的好人，可一個姿色平平且年老色衰的女人，加上體胖多病又無經濟基礎，想要枯木逢春？恐怕是癡人說夢吧！當然，我不忍打破她美好的幻想，只能言不由衷地安慰她，說我相信她終會重新找回她的愛等。

怎麼也想不到，她的「癡心幻想」這麼快就變成了現實！驚訝之餘我心裡很好奇，不知她的新白馬王子是何許人也？以她的條件，能找個誠實可靠的伴侶就算不錯了吧？

我給她打電話表示了熱烈的祝賀，表示接受她的婚禮邀請。

五月初的一天，是伊芙結婚的日子。我和伊芙的哥嫂以及伊麗莎白，珍妮等好友一起，來到位於雷丁城郊外的聖．彼特教堂。一行人走到教堂門前，只見一個相貌清俊，風度翩翩的中年男子迎了上來，滿面春風地跟我們一一握手自我介紹：「我是保羅，歡迎你們來參加我和伊芙的婚禮」。哇，伊芙的新丈夫竟然是個標準的帥哥！

古老雄偉的教堂的鐘樓上響起了悠揚的鐘聲，在遠近的綠地樹林，別墅街道上空久久迴響。教堂內坐滿了前來見證慶賀一對新人新婚大禮的親友賓客。

暮地，教堂大廳裡響起了管風琴演奏的婚禮進行曲。賓客們不約而同回頭朝入口望去，只見拱形門外陽光映襯下，一位十七八歲的西裝俊少年挽着身穿白色真絲刺繡新娘長禮服，頭罩白紗的新娘緩緩走進大廳，沿座位通道向台前走來。大家都起立鼓掌，笑着向新娘子表達真誠的祝福。

當新娘走過我的座位時，我看見了薄薄面紗下伊芙開心的笑臉，挽着伊芙的是她的小兒子丹尼。眾人的目光都追隨着這幅感人而又有趣的畫面——兒子代替外公的角色把自己的媽媽交到繼父手裡！

神壇前，牧師為兩位新人祝福祈禱，高聲問道：「保羅，你願意娶伊芙為妻，無論富貴，貧窮，疾病……都不離不棄，直到死亡嗎？」

「是的，我願意。」新郎保羅清晰堅定地回答。

新娘伊芙流着幸福的熱淚響亮地做出了相同的允諾。

在眾人齊唱的歡樂的聖歌聲中結束儀式後，人們開始合影留念，這時，新娘伊芙像一隻白色的鴕鳥快活地向我們撲過來，和我們一一擁抱。我們都向她祝賀。我悄悄地對她說：「祝賀你，你的願望終於實現了！」她說：「謝謝你。過一向，等我安頓好了，一定請你來我的新家住幾天，我有好多話要跟你說呢。」我說：「好啊，我等不及聽你的愛情故事，看你的新詩呢。」

傍晚，伊芙的婚宴在一家四星級酒店裡舉行。鮮紅的地毯，閃閃的五彩燈光，紅酒美食，花團錦簇，一片喜氣洋洋。

在熱烈的掌聲中，新娘的兒子首先發表祝辭，對來賓表示歡迎致謝，並感謝母親多年的養育之恩，衷心祝願母親的愛情美滿生活幸福。

接着新郎保羅發表了他的愛情宣言：「親愛的伊芙，我愛你愛得心碎，我保證一輩子把你捧在手心裡，用我的生命來愛你……」伊芙發言時則哽哽咽咽，最後唸了一首她自己的詩：「一年又一年，我尋找那個美麗的夢，當春風吹綠原野時，它隨着風兒來到了我的懷中……」唸到這裡她忽然泣不成聲，於是賓客們用歡笑打趣替她唸完了她的詩。

夜幕降臨，晚宴結束，電子樂隊奏起了樂曲，舞會開始了。

照慣例，由新郎和新娘跳第一支舞。這對新人隨着音樂翩翩舞起來，保羅身材適中挺拔，頗有玉樹臨風之姿，伊芙肥肥胖胖，卻跳得輕巧活潑。大家正靜靜地觀賞着，忽聽新娘子一邊跳一邊高歌起來：「愛情多麼甜蜜，我的心兒多歡暢……」我不覺愕然，接着忍不住鼓掌大笑，覺得實在有趣。

一曲完畢，眾人紛紛步入舞池，把這場婚慶推入了歡樂的高潮……

婚禮之後，伊芙夫婦幾次邀請我去他們在雷丁城買的別墅新家 。原來保羅不僅長得帥，還是個成功人士。我因故未能如約前去，便在電話裡拷問伊芙：「說說，你是怎麼和保羅愛上的？」

伊芙在那邊痴痴地笑，說：「呵呵，我們是在鎮裡一次慰問老年人的活動認識的，我在那裡給老人們唸我的詩，他演奏小提琴。之後，他就找我約會，然後我們就分不開了，然後我們就……結婚啦!」

「這麼簡單？」我不滿足地問？

「是啊，就這麼簡單。」伊芙說：「婉，跟你說實話，我也不明白保羅為甚麼會愛上我。只是，保羅有一次跟我說：『愛，是不需要太多理由的。我喜歡你的善良，開朗，你的詩情，你的堅強，你的一切，如果你也喜歡我，就讓我們在一起，永不分離吧。」

我忽然意識到，我原先一直對伊芙有某種歧視——年齡歧視和外貌歧視。我習慣地拿中國男人擇偶的標準去看伊芙，才會覺得她很難找到她滿意的另一半。

殊不知，對於西方男人保羅來說，一個女人的人品、心地、教養和性格遠比外在的東西更有吸引力。像伊芙這樣心底善良、性格陽光、聰慧多才的失婚老醜女在她的國度仍能得到男人的欣賞和愛慕。

難怪伊芙一直是那麼自信，那麼樂觀！難怪她找到了她美麗的新春天！

生活語絲

北大的「古建築」

吳康民

去年曾赴京參加清華大學一百周年慶典，今年又有幸參加北京大學人文學苑落成典禮。這兩家中國最頂尖兒的大學，都是我心儀已久的高等學府。我在中山大學就讀時，就知道北大是一所文史著稱的大學，中文系出過林紓、魯迅、錢玄同、劉半農、胡適、俞平伯以至稍近的王瑤、魏建功、林庚、朱德熙等名家。歷史學系更是設立稍早，出過李大釗、陳寅恪、陳垣、顧頡剛、李濟、董作賓、錢穆等名師，是中國史學的重鎮。

哲學系成立稍晚，蔡元培、梁漱溟、馮友蘭、金岳霖、朱光潛、熊十力、任繼愈、賀麟等均曾在此任教。

這一次由香港李兆基先生捐資興建的人文學苑，是一組四合院式的古典建築，佔地約三十畝。〇九年開工，今年完成。這組建築群，正符合北京傳統的古都建築風格，也符合北大的傳統人文精神。

開頭我以為這又是一座宏偉的高樓建築。因為新中國建國以來，古建築被拆除者多，碩果僅存者無幾。連一條傳統的王府井大街也不能倖免。東風市場變成一座港式的高樓大廈，僅存的不外一口極不顯眼的古井而已。我不止一次批評首都的城市設計不對頭，建築新城市不可避免，但應以盡量不破壞古都風貌為原則。我遊覽過歐洲多國城市，羅馬的鬥獸場廢墟竟在市中心，巴黎的新市區闢在原市區的近鄰，東歐各國古建築的保存更為良好，柏林、布拉格、布達佩斯是如此，連前蘇聯的波羅的海諸國首都塔林、里加、維爾紐斯以及原蘇聯的莫斯科和聖彼得堡，都仍散發古羅馬風味。唯獨北京，古建築保留者甚少。

所以這一次看到北大新建的人文學苑，眼睛為之一亮。為北京新添古色古香傳統建築叫好，更可說是北大為恢復古都風采立了一功。

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袁行霈先生，為此人文學苑撰有銘記。文曰：「曲院幽深，隔絕塵囂，深冀其為學術之淵藪，人間之琅嬛也」。信然。

隨想國

一雙鐵條

興國

還記得周星馳的《食神》那部電影嗎？還記得電影中莫文蔚雙手拿着鐵條猛力敲打牛肉的場面嗎？去過汕頭吃牛肉丸嗎？那新鮮的牛丸，端出來放在桌上是軟綿綿的，但一放進鍋裡燙熟之後，卻是堅實的，入口滿是鮮香，而且有彈牙的口感。假如詢問牛丸怎麼做時，夥計會帶你到店外參觀，看到有人用兩根鐵條在敲打牛肉。

是的，原來用一雙鐵條來敲打牛肉，就是牛丸彈牙可口的秘密。其實，那原本不是秘密，因為客家人都知道，這樣打出來的牛丸，既爽且脆又美味而已。

陳夢因在《粵菜溯源錄》裡，就說出了這樣的秘密。以前客家人的廚具，一定有一雙大約尺半長的鐵條，除了客家人必備的一雙鐵條之外，陳夢因還說了一個「矮瓜司令」的有趣傳說。

矮瓜，即是廣東以外省份稱的茄子。一九二〇年，外號殘仔明的陳炯明當上廣東省省長。他是惠州海豐人，衣錦自然還鄉。傳說他到了惠州西湖的百花洲吃飯，廚師為他準備了一道「釀矮瓜」，吃得回味無窮，每次到那裡都必然點這道佳餚。還高興地封了個司令官的頭銜給廚師，並且有委任狀，更蓋上了印章。既然封了「矮瓜司令」，往後吃飯，司令自然用心烹調，而飯錢嘛，當然是公家支付了。

陳夢因並沒有說這「釀矮瓜」的味道有何特色，只說他在一九八七年五月前往惠州時，剛好遇上水淹西湖，所以未能查證傳聞的真實與否。

好奇的是，難道「釀矮瓜」的餡料，是不是用了一雙鐵條打的牛肉或豬肉？

獨家風景

「倉底貨」熱播

呂書練

明明知道生命中沒有如果，但我們都希望有「如果」，尤其當你困惑時。如果能回到從前，多好；青春令人懷念，但年少無知時，我們幹過了多少傻事？

正在熱播的《天與地》講的正是緬懷青春、反省過失的劇集。但是，編劇太殘忍，輕狂歲月的友情珍貴，卻留下了一段無法彌補的過失——一支搖滾樂隊在解散前夕，四位成員決定到新疆天山旅遊，結果被困雪山二十天，其中一人餓得奄奄一息，瀕於死亡，飢不擇食的三位好友竟把他吃了……

這一段特殊經歷改變了三位幸存者的生活態度，一位放棄安穩的會計師工作而投身工會，以幫助弱者來贖罪；一位以從事黑市期指和打拳來發洩；另一位則因為局部失憶，忘了最殘忍一幕，而組成了幸福家庭。

然而，三個大男人卻因為沒有帶回同行好友，而對其女友內疚，以致情愫重生。故事就圍繞着三男一女及其身邊人的經歷和對話展開。

它的拍攝手法有別於一般電視劇的順敘或倒敘，而採插敘手法，時空交錯，昔日的鏡頭不時跳進今日的生活，連雪地吃人也若隱若現。

玩風格，玩影像，也玩造型，還有現實隱喻。那首三人合唱的片尾曲《年少無知》猶如吶喊，令人鬱悶：「如果／命運能選擇／十字街口你我踏出的每步更瀟灑 如果／活着能坦白／舊日所相信價值不必接受時代的糟蹋……」

坦白說，「人吃人」這種假設少之又少，是否編導以此隱喻高度競爭下「弱肉強食」及其對人性的摧殘？不得而知，從追戲角度看，也覺情節零碎，結構鬆散，可觀性不強。但我倒欣賞創作人員在風格上的大膽嘗試，並藉劇中人對白來針砭時弊。

然而，此劇從兩年前的「倉底貨」到熱播，更受非主流觀眾——年輕人議論，倒令人意外，連劇中被迫退休的電台老DJ那句：This city is dying, you know? 都無厘頭地成為潮語，說明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已日益惡化，時值未來特首選舉，尤令人深思。